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文化學大義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文化學大義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文化學大義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1011-4

I. ①文… II. ①錢… III. ①文化學—文集 IV. ①G0-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100609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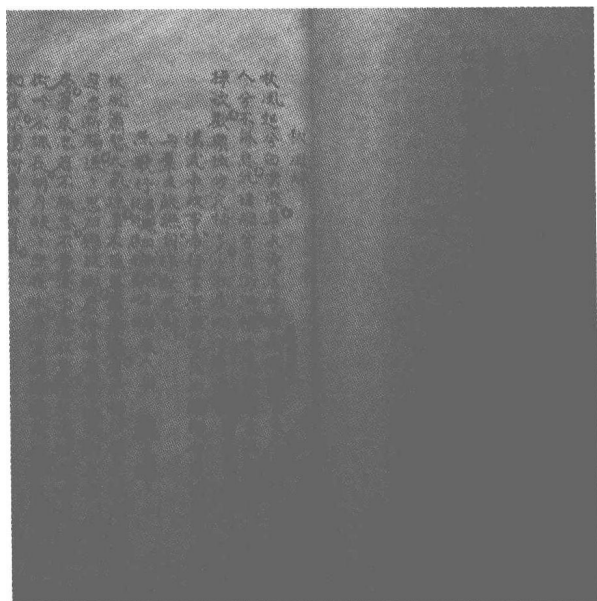
文化學大義

作者 錢 穆 著
責任編輯 劉瑞蛟 周敏浩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 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 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印 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 張 14
字 數 158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108-1011-4
定 價 30.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文化學大義

錢穆先生手迹



錢穆先生國文選書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錢賓四先生第一次由香港來臺北，在省立師範學院作連續四次八小時之講演，講詞整理成此文化學大義一書。此為先生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後，又一次對文化學作系統性之討論。先生自言此番講演之用心所在，乃基於數十年來對世界整個局勢之觀察與認識，認為當前無論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無不由文化問題產生，故無不需由文化問題來解決。又言「文化學」一門，此後必將為學術思想中一主要科目。此下四十年，先生先後完成有關中西文化比較之文章近百篇。此類文稿，今已分別收入相關各書中。讀者讀本書，如能與先生其他各文互參，庶可對其作意有更深之認識。

本書於一九五二年，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初版本除四次講演稿外，並附先生近作世界文化之新生、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及人類新文化與新科學三文，以其大旨與講稿相同，故附刊於後。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初版梓行之後，先生續有增潤。一九八七年，曾擬重排新版，加添意旨相近之六文。其中中國文化與人權思想一文，乃一九八一年中國人權協會之邀稿；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段及其未來之演進一文，乃一九八三年先生赴香港參加中文大學成立二十周年慶典之講辭；其餘四文皆為一九八七年之近作。增編既定，先生並即寫成再版序一文。後因故未能即時付排。今編為全集，即以一九八七年先生整編之書稿為底本。惟初版附錄之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一文，因已於一九七四年另收入孔子與論語一書中，本書不再重載。凡新添各篇，目次中例加「*」號，又援全集編例，加添私名號、書名號、引號，並增添分節、分段之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

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慎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弁言

本稿係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連續四次八小時之講演，由師院同學楊君壽彭、張君恭萬、張君永強所筆記，又經師院教授杜呈祥先生之整理。事後又經作者稍加潤飾，然大體仍保持原講之體段。旅次冗雜，未遑精思。舊著中國文化史導論，近方再版，可與本稿並讀。短文三篇，亦成於是年之冬，因與本稿大旨相同，並以附刊於後。

一九五一年三月錢穆識於臺北旅次。

再版序

五十餘年前，中國對日抗戰時，歐洲第二次英、法、德、意之戰亦隨之繼起。其時中國雲南昆明西南聯大有好幾位教授，多曾留學美歐，創辦一雜誌，名戰國策。討論世界將來局勢，以中國戰國時代為例。分全世界為兩大勢力圈，一美國，一蘇俄。美國如戰國時代東方之齊，蘇俄如戰國時代西方之秦。此下天下歸於一，或齊或秦，為該雜誌討論一中心。

其實蘇俄在當時歐戰中，亦歸附英、法一面，國力尚薄弱，不如後來之受人重視。而戰國策雜誌編纂諸公，已預料此下當為一美、蘇對抗之局面。此亦不得謂非能於世界大局演變有先見，有預矚。此後五十年，國際局勢展演，乃果如當時戰國策諸公所預料。

但在最近，乃有美、蘇兩邦裁減核子武器之和談，而全世界之緊張局勢亦因之大為鬆弛。此下世界局勢將可望不會有核子戰爭之危險。而且尚不止此，即帝國主義之長期爭衡亦終將衰歇。歐洲英、法兩國之帝國主義已顯告停止可不論。即如美國，自其對韓對越，更如其自對日抗戰後之對菲律賓，及其最近對東歐波斯灣之伊朗言，亦可為美國不能繼續英、法以往帝國主義舊軌轍一明證。美國不能

治國、平天下，三世同居之新家庭制，即已有此把握之先兆。美國人果能推行此制，自當感其可安可樂，又何艱難困苦之有。則當前美國人之中國化，豈不已躍然在望，亦可指而觀矣。

又如最近之歐洲人，有提倡全歐洲組織成一聯合國之提議，由當前之共同商業聯盟，一進而為此下全體政局之憲法聯盟，此亦非難能之事。全歐洲最近共三十餘國，儼成一聯邦，尙短於美國之五十州，豈不易舉可能。然而全歐洲儼果能合成一聯邦，則豈不如中國之由戰國統一而為秦漢，一切大變動亦可無煩深言矣。

由上言之，故由近代時局一變而成一新世界，其實仍是一舊世界。其事非不可能，其大變乃在由外轉內，由分轉合，由個人轉而為大羣，其機揆只在各自內心之一轉念間，而其變即可達。不煩有哲學，亦不煩有科學。不煩有宗教，亦更不煩有法律，而社會之一切變動，則各人內心一轉念間已定，而一切所願所望則盡在是矣。此真指顧間事，更可不再作艱深之研討。

余之創為此文化學大義一書，乃在三十七年前，余初次來臺灣，經八小時之講演而寫成。迄今還念此三十七年世界大勢一切變動，難可覩縷。今日之臺灣，可謂已與當時即三十七年前大不同。而世界之變，則更有其大者。但以今日三十七年後之讀者，來讀吾此書，豈不亦如即日面談，何堪想及此三十七年長時期中一切變動之詳。然則迄今以下，更三十七年，世界之變，又當如何？但異地有變，異時有變，人之一心則只在此方寸間。舉世十幾兆人之心，大體亦約略相同，儼如一心。上下三四千年間，古今人心亦如此。余之根據把握，即在此心。故可以暢言天下事，暢言數十年百年間事，而仍

如在吾胸之方寸間。中國文化之所以可大可久者正在此，而又何足詫異之有。

以今日之大勢言，則舉世人之此心，為外面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奪侵佔以去，已不知其幾何世矣！然而天賦此心，乃人之常新，自然日新而不絕。今日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方將日告衰歇，而此心則依然如故。人不能自見己心，而此心之在外，則猶鏡可鑑。吾中華五千年相傳之文化傳統即不啻如一鏡。讀者試反忖之己心，外覘世變，則必有其體悟之所在矣。余誠不勝其深企之。此書再版，乃為此序，又不勝其再三重複而申言之如此。

一九八七年十月先總統誕辰紀念日，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繼續歐洲之帝國主義既如此，而蘇維埃則既就最近美、蘇商談防止核子武器發展之一事為例，亦可知其同亦不能再繼續履行發展其以前之帝國主義，亦已大勢可睹。不煩再加深究。

帝國主義既告衰退，此下世界，國際局勢必將隨之一新。將來之和平展望已大增，此不得不謂乃出人意料外之世界一大變局，一大進步，亦不待多疑矣。

然則觀於當前美、蘇之核武和談，此下世界之國際和平，當與以前帝國爭霸之局面大相異。此一演變，已屬明顯，不至再蹈前轍，殆可無疑。小衝突、小紛爭，固亦驟難停止，驟難斷絕。要之，與以前之帝國爭衡有大不同，此則已可判定。

今再言資本主義，其與帝國主義原本如一鳥之兩翼，乃同時而並起，亦互助以相成。帝國主義既衰退，資本主義亦無法單獨縣延，常此伸張。如今之日本，雖為世界首富之國，然其勢不可久。此下如何演變，固難詳說。而大勢所趨，亦可逆料。此下世界，既無帝國主義之爭強，亦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爭富。然則此下之所謂和平共存，其大勢又如何？

此亦無法作事先具體之描述，而大體局勢，則宜可約略推想。以今世界論，五大洲諸民族，文化先進，一為歐洲，一為中國。前述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皆源自歐洲，而中國傳統則無之。此下歐洲型漸告衰退，則與之相代而繼起者，宜將為中國型，此亦可姑作先展，略為預定。

竊謂當前世局，歐洲型亦早有轉向中國型之趨勢。就美國言，如彼中近有人提倡三世同居之新家庭制。每一家庭，上有祖父母，下有孫兒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齊家而達於

目次

弁言

再版序

一 為什麼要講文化學

二 文化學是什麼一種學問

三 文化的三階層

四 文化之兩類型

五 文化七要素

六 中西文化比較

七 文化的衰老與新生·····

六九

八 世界文化之遠景·····

八七

附錄

一 世界文化之新生·····

九一

二 人類新文化與新科學·····

一一五

*三 中國文化與人權思想·····

一二七

*四 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

一三九

*五 個人與家國·····

一五九

*六 西方個人主義與中國為己主義·····

一七一

*七 中西政教之分合·····

一八一

*八 天性與學問·····

一九五

一 為什麼要講文化學

我這一次要向諸位作一較有系統的連續講演，講題是「文化學大義」。

我想諸位都很注意到當前的國事，乃至世界整個時局之推演。我為什麼在此緊張時期來作這一番講演呢？我也有我的用心所在，應該在題前先行陳述。

在我的看法，今天的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並不僅是一個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問題，而已是一個整個世界人類的文化問題。一切問題都從文化問題產生，也都該從文化問題來求解決。我們可以說，最近兩百年來，整個世界的一切人事，都為近代的西洋文化所控制、所領導。我們縱不能說近代西洋文化即算是世界文化，但它確有這個力量，把整個世界控制、領導了。這一形勢，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我們也不能不說，近代的西洋文化，實在已出了許多毛病。遠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西洋文化的內在病痛，早已暴露。當時西方也曾有不少思想家，感覺到這點，他們都想為西洋文化尋覓新生。可惜是這一種覺悟，還來不及到具體化的階段，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接踵繼起。此刻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局還未收拾乾淨，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威脅，又已臨頭。試問若非西

洋文化本身內部出了毛病，如何會接二連三的發生大戰？

我們若明白得這一點，則知除非西洋文化本身有一大轉變，獲得新生，即使第三次大戰結束，不論誰勝誰敗，一切問題仍然存在。此後的世界，將仍不得和平，仍不得安寧。若使戰爭可以解決問題，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早該把問題解決了。前兩次的世界大戰，解決不了問題，第三次大戰，將依然解決不了問題，仍將從整個文化問題上尋求根本的出路。除非有一新的領導世界的文化出現，現有世界的一切糾紛仍將永遠延續。病象儘可有變化，病根還是存在，將永遠作梗。

至於中國文化，遠的不說，至少在此一百年來，早已病痛百出。除非中國文化，有一徹底的新生，中國近百年來種種失敗，種種苦痛的歷史，也將繼續推演；而且將愈演愈深，愈演愈烈。

根據上述看法，無論中國乃至世界問題，都使我們要着眼到文化問題上去。

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

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